

荣获第三届矛盾文学奖

霍达全集

华艺出版社

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霍达全集

霍达 著

华艺出版社

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霍达全集

华 艺 出 版 社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32 印张 1465, 000 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0

ISBN 7 - 5302 - 0391 - 6/I · 377

定 价：49.80 元

目 录

穆斯林的葬礼

序	曲	月 梦	3
第一章	玉 魔		5
第二章	月 冷		16
第三章	玉 殇		27
第四章	月 清		40
第五章	玉 缘		54
第六章	月 明		70
第七章	玉 王		97
第八章	月 晦		109
第九章	玉 游		129
第十章	月 情		146
第十一章	玉 劫		197
第十二章	月 恋		222
第十三章	玉 归		266
第十四章	月 落		292
第十五章	玉 别		315
尾声	月 魂		325
后 记			328

未穿的红嫁衣

第一章	“极乐园”里的惊人发现	333
第二章	历史的表层是戏剧	350
第三章	智者	364
第四章	爱情的颜色	381

第 五 章	引而不发,跃如也	401
第 六 章	重写历史	420
第 七 章	治大国若烹小鲜	436
第 八 章	唇枪舌剑	454
第 九 章	月有阴晴圆缺	475
第 十 章	未穿的红嫁衣	503

补天裂

第 一 章	落花时节	515
第 二 章	报国无门	535
第 三 章	书生论政	552
第 四 章	无力回天	570
第 五 章	天涯孤旅	590
第 六 章	烟雨楼台	607
第 七 章	灵肉鬼神	627
第 八 章	海隅落日	645
第 九 章	月照无眠	669
第 十 章	潮涨潮落	688
第十一章	圣土遗民	712
第十二章	山雨欲来	732
第十三章	寸土必争	756
第十四章	剑拔弩张	777
第十五章	天若有情	797
第十六章	谁家天下	821
第十七章	血染国门	840
第十八章	世纪婴啼	865
后 记	看试手,补天裂	889

穆斯林的葬礼

序 曲

月 梦

清晨，她走来了。

一辆顶灯上标着“TAXI”的白色小汽车停在路口，她下了车，略略站了站，环顾着周围，然后，“熟悉地穿过大街、小巷，向前走去。

她穿着白色的坡跟皮鞋，银灰色的西服裙和月黄色的短袖衬衫，身材纤秀因而显得颀长，肤色白皙、细腻，橄榄形的脸型，一又清澈的眼睛，鼻梁略高而直，未施任何唇膏的淡红的嘴唇紧闭着，额旁便现出两道细细的、弯弯的、新月形的纹路，微微髻曲的长发，任其自然地舒卷在耳后和颈根，耳垂、颈项都没有任何饰物。尽管鬓边的黑发已夹杂着银丝，她却并不显得过于苍老；不认识她的人，把她遗忘了的人，也看不出她曾是怎么年轻。

她匆匆走着，没带任何沉重的行囊，手里只提着一个白色的圆形纸盒。

走在这里，她仿佛从一个长长的梦中醒来。

晨曦熹微，小巷清幽，早起的人们偶尔从她身旁擦肩而过，骑车的，步行的，领着孩子的，端着早点的……她感到一股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而人们却不熟悉她，谁也没有认真地看她一眼。

她看着前面。天和地是灰色的，砖和瓦也是灰色的，临街的墙几经风化，几经修补，刷过黑灰、白灰，徐过红漆，书写过不同内容的标语，又终于被覆；风雨再把覆盖层胡乱地揭下来，形成一片斑驳的杂色，融汇于灰色的笼罩之中。路旁的树木苍黑，瓦棱中芳草青青。

远处，炊烟缭绕。迷蒙的曙色中，矗立着这一带唯一的高出民房的建筑，尖顶如塔，桔黄色的琉璃瓦闪闪发光。那是清真寺的“邦克”楼，每日五次，那里传出警钟似的召唤：“真主至大！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主之使者，快礼拜啊！”

这儿是“达尔·伊斯兰”——穆斯林居住区，聚集着一群安拉的信徒，芸芸众生中的另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很大。在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以来的一千三百年间，他把仁慈、公正、诚实和自我克制的精神洒向人间。全世界有八亿人是这个家庭的成员。

这个世界很小。在拥有八百万人口的古都北京，穆斯林的数目只有十八万，他们散居各地，其中有一部分聚居在这座清真古寺的周围，据说，这一带曾经是果木繁茂的石榴园……

大约远在公元七世纪，一些头上缠着白布的阿拉伯商人来到了东土大唐，他们习惯了神州大地的水土，在这里娶妻生子，留下来了，一二一九年成吉思汗率兵西征，一二五八年旭烈兀攻陷巴格达，葱岭以西，黑海以东，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的土地被蒙古贵族陆续占领，征服者强迫被征服者大批迁徙到东方，他们之中，有被俘虏的工匠，有被签发的百姓，有携家带眷的阿拉伯上层人物，当然，也有乘东西方的交通大开而自发前来的商人。这些“外来户”，大部分在中国做军士、农夫和工匠，少数人经商、传教，也有极少数做官。这些人来了就很少再回去，在这块土壤上生根了，元朝的官方文书称他们为“回回”，他们本身也以“回回”自称，

一个新的民族在东方诞生了。由于历史上难以避免的融合，回回民族当中也糅进了一些汉人、蒙古人、维吾尔人和犹太人的成分，但回回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存在，而不融入汉人或其他民族之中。幅员辽阔的中国，是汉人长期生存繁衍的地方，回回不可能像土生土长的民族一样拥有整块的、大片的土地，他们不断地被派遣、被迁徙，甚至被征讨、被杀戮，为了生计，他们流落四方……”他们始终是少数，这少数的人艰难地、顽强地、小心翼翼地生活着，信奉着自己的主。他们相信真主是独一无二的，他创造了大地、苍穹、自然力、人、天使和“镇尼”（精灵），他主宰着一切；他是有形象的，但又是耳聪目明、全知全能的，他无处不在。凡有三个人密认，他就是第四个参与者，凡有四个密，他谈，他就是第五个参与者……，主永远与穆斯林同在。穆斯林归顺真主，接受真主通过穆罕默德所德晓喻的启示，虔诚祈祷，老实做人，宽厚仁爱，生活简朴，不骄傲自大，不诽谤他人，捍卫信仰，遵循“逊奈”——圣行，穆罕默德之路。他们相信人生有“后世”，相信“末日审判”。每个人的灵魂被接纳进天园或是被投入火狱，一切将由真主判定。他们相信善行必定得到报偿，邪恶必定受到惩罚……

她从梦中醒来，面对这个苦苦寻找的世界，是那么熟悉，仿佛岁月倒流，那不堪回首的一切都不曾发生，不，岁月永远不会倒流，重新回到这个世界，她老了，这里已经变得陌生，岁月也不一定把别人都拖老了，她不知道该报偿的是否已经得到了报偿？该惩罚的是否已经受到了惩罚？不，她不需要知道，她从来也没有打算对过去的恩怨进行什么报偿或是惩罚，只想把该记住的都记住，该忘却的都忘却！

又拐过一个弯儿，就进了梦中的那条胡同。

她看见那棵古老的槐树了，历尽劫磨，阅尽沧桑，它还活着，老干龙钟，枝叶葱茏。过去，每当春天来临，它就绽开串串白花，香气飘满整条胡同；清风吹来，落花如雪，落在她的头上、肩上“拂了一身还满。”如今树上没有花，开花的季节已经过去了。它白白地开了几十次。浇了几十次，一直在等着她呢，她却一直没有来。

她终于来了。她从树下走过，站在那座门楼前。

她夜夜都梦见这座门楼，这所院子，梦见院子里的天空，梦见天上的月亮，梦见那一双永远也不能忘记的眼睛，梦见那一声声牵心动腑的呼唤……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

她夜夜沉醉在梦中，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没有污秽，没有嘈杂，没有邪恶；梦中没有分离，没有创伤，没有痛苦；梦中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梦使她永远年轻，使她不愿醒来。

她还是醒来了……

她不能遏止自己的冲动，踏上那五级青石阶，伸手去抚摸那暗红色的大门。

门关着。她突然缩回了手，她并不怕见到她不愿意见到的人，她只急于见到她天天梦见的人，这勿庸讳言，也无可畏惧，但是她看见，在大门的旁边，古老的青砖墙上，镶着一块她从未见过的汉白玉标志，上面，用仿宋字和隶书刻着：

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四合院
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 1979

她愣住了，她不知道这块崭新的、显然是今年刚刚镶上的汉白玉标志意味着什么？是这里的一切都改变了吗？

她心怦怦地跳，悬在胸前的手微微的颤抖，她渴望叫开这道门，又莫名其妙地感到恐惧，她望着那暗红色的门、仿佛那是一道命运门，曾经决定了她往昔的命运。也将决定她余生的归宿，通往天园，或是火狱，在伸手叩响门铤上的铜环之

前，她不得不给自己片刻的喘息。

一道门，隔着两个世界。

隔绝得太久了，大门里贮藏着她所知道的和不知道的一切……

第一章

玉 魔

这是一座规整的四合院。

磨砖对缝的灰色砖墙簇拥着悬山式的门楼，房脊的两端高耸着造型简洁的鸱吻。檐头之上，整齐地镶着一排三角形的滴水。檐下，便是漆成暗红色的大门。厚重的门扇上，镶着一对碗口大小的黄铜门钹，垂着门环，门扇的中心部位，是一副双钩镌刻的金漆对联：“随珠和璧，明月清风。”门楣上伸出两个六角形的门簪，名嵌着一个字：“博雅。”这些字样，都和人们常见的“长命富贵”、“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之类不同，隐隐可见此院主人的志趣。大门两侧，是一对石鼓，高高的门槛，连着五级青石台阶。

这座大门，通常是紧闭着的，主人回家，或是有客来访，扣动门环，便有才老妈子从南房中间闻声出来开门相迎。

穿过大门的门洞，迎门便是一道影壁，瓦顶、砖基，四周装饰着砖雕，中心一面粉墙，无字无画，像一片清澈的月光，影壁的底部，一丛盘根错节的古藤，虬龙般屈结而上，攀着几茎竹竿，缠绕着繁茂的枝干，绿叶如盖，蓊蓊可连接地面，每逢春夏，紫花怒放，垂下万串珠宝。

影壁和大门之间，是一个狭长的前院，一溜五间南房称为“倒座”，是佣人房和外客厅所在，连在门楼的西边。门楼便被挤在东南角上，并不居中——这却是四合院建筑的惯例，“坎宅巽门”，大门要开在东南方向，以取吉利。

和大门斜对的垂华门坐落在整个建筑布局的中轴线上，垂华门是承接前后院的咽喉，虽然除了作为通道之外再无实用价值，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与大门的朴素、庄重风格不同，被装饰得富丽堂皇、玲珑剔透。门框不再是大门在那种暗红色，而是朱红色油漆，饰以“堆金沥粉”的线纹；檐下垂着伞盖式的透花木雕，有如桥子的四沿，那上面精雕细刻、油漆彩绘，充分展示着古建艺人的绝技。

垂华门内，又是一道影壁，却与前院的影壁不同，无砖无瓦，系由本色黄杨木雕成，四块相拼，很像是一面屏风。上面以浮雕手法刻着四幅山水；峨眉山月、姑苏夜月、卢沟晓月、沧海涌月。虽都是月色，却情趣联翩。

绕过这道影壁，便到了后院，后院里东、西厢房各有三间，坐北朝南的是五间上房，抄手游廊把它们连接起来，组成一个四方形，在垂华门汇合，天井当中，“十”字形的砖墁甬路通往所有的门。上房的门两侧，种植着海棠和石榴，枝叶婆娑，从春到秋，都堪欣赏……

这座院子，在北京的四合院子中，以大小而论，只可以算中等；但就建筑工艺来说，这座院子已经达到相当水平；而且由于主人参与设计，显示了与众不同的雅致和宁静；再由于地理位置适宜，既不临近闹市，又不远离大街，关上门与世隔绝，走出去四通八达，很适合动、静自如的居住要求，特别是对于既要在人世間奔走、又要寻求自我宁静的人。大门上的联额，屏风上的山水，庭院里的花木，显然

都不是无意设置的。

但是，这里住着的却是警察局的一个侦缉队长，既不“博”，也不“雅”，穿着一身黑警服，腰里别着“家伙”，专跟铁镣、手铐子打交道。据说，这房子落到他手里之前，住的是一个在前清官场上失意的文人，因宦途无缘，便消极遁世，潜心于读书品画。把玩秦砖汉瓦、古董文物，尤其喜爱历朝代的玉器，以“君子守身如玉”自诩，平日闭门谢客，唯有几家玉器商店和作坊，偶尔走走，发现珍宝，必以倾囊购得为快，即使价格太高，财力不及，也要反复观赏，尽得其乐才可作罢。若耳闻谁家藏美玉，虽素昧平生，也不耻登门，求得一睹为快，年已耄耋，常常这般癫狂，被人讥为：“玉魔”老先生听到，也不恼怒，反以为荣，年过八秩，寿终正寝，儿孙不肖，倾家荡产，房子便也改了主人，归了侦缉队长，但老先生的遗风还留着影子。

民国二十四年春天，侦缉队长突然想把房子卖了，搬到别处，因为什么，外人不得而知，只能猜想：也许是手里钱多权大，这里容不下他了，得另辟新宅；也许是在官场的勾心斗角中需要开销，急着用钱……。其实，侦缉队长之所以非搬家不可，别有原因：这所房子虽好，却不让住得安生，一天夜里，他在熟睡之中被一声怪叫惊醒：“我可扔了，我可扔了！”

职业的警觉性使他翻身而起，披衣下床，走到院子里，侧耳静听一阵，四周并无声响，此时月朗风清，院中明亮如洗，没有任何可疑动静，他便疑心是自己做梦，转身回房睡觉，刚刚躺下，那声音又响起来了：“我可扔了，我可扔了！”

侦缉队长连忙叫醒老婆：“你听听，外边儿在嚷什么？”

“我可扔了，我可扔了！”果然又嚷上了。

我老婆揉揉惺忪睡眼，说：“一惊一乍的，你让我听什么？”

这可怪了，这么大的声儿，她竟然什么都没听见！侦察队长疑疑惑惑地躺下去，一夜也没能合眼。

接连好几夜，他都清晰地听到了那个奇怪的喊声，仿佛是那位过世了好些年的“玉魔”老先生的声音，侦缉队长是敢要活人命的角色，本来不该害怕那早已朽烂的枯骨、深夜游荡讥笑他“心有亏心事，才怕鬼叫门”便不寒而栗，生怕某一天那“声音”真的扔下颗炸弹来，要了他的命，他不相信自己的神经出了毛病，却无法解释这桩怪事儿，说出去谁也不会相信的，闷在心里又坐卧不安，便：“三十六计走为上”急着离开这“随珠和璧，明月清风”的院子了。

“博雅”宅要出手的消息很快便传了出去，街头巷尾、酒楼茶肆，人们都在关切地谈论这个话题，有人想听听行情，估一估自己的能力，更多的人则是凑热闹，想等着看到底谁能买得起。于是就有一些专门拉纤的掮客，壮着胆子来找侦缉队长，想从上虎口拔牙。侦缉队长最厌恶这路货色，他本身就是做无本买卖的，难道还要受别人的中间盘剥吗？就放出话去：“谁要买房，本人来”直接找我！跑腿儿说合的，都躲远点儿！”

管闲事的人都给轰走了，他只在家里坐等真正的买主儿，也不到房地产交易场所去费唇舌，他相信房产决不会卖不出去，总会有识货又趁钱的主儿上门！

忽一日，有人叫门，老妈子引进来，让客人坐在倒座中的外客厅等候，才从里边请了主人出来，侦缉队长朝他一瞥，此人年纪约在三十岁上下，身穿灰布长衫，脚穿青面布鞋，头戴礼帽，身材虽然高大，却显得瘦弱；面色黧黑，宽脑门儿，中分头，眉弓略高，双眼微微内陷，幽黑闪亮，炯炯有神，一副精明、干练的模样儿，侦缉队长只需这一瞥，凭着多年和各色人等打交道的经验，已经大体把来人看透，那样子想必是个小职员，教书匠之类，充其量不过是个帐房而已，当然不会是来买房子的，许是在官司上来疏通什么关节，想到这里，心里便已厌烦，冷冷地问：“找我什么事儿啦？”连个称呼都没舍得给。

“听说府上的房子不够住了，要换换？”来客说，他说的“换换”其实就是“卖”，换一种说法，就显得对主儿尊重。

“嗯，”侦缉队长答应了一声，心里倒觉得有些意外，就吩咐老妈子说：“沏茶！”

“不必了，”来客却说：“我们还是先谈房子……”

侦缉队长心里又是一动：这个人倒是直来直去，买得这么急！其实，他心里也急，就挥手让老妈子下去，单刀直入地对客人说：“好，闲言少叙，书归正传，你是替谁看房子的？他为什么不自个儿来啊？”

客人微微一笑：“我这不是自个儿来了嘛！”

“噢？”侦缉队长一愣，心说刚才怎么没有看出来？这个哪儿像有资格买我这房子的主儿？但人家既说要买，他也不得不另眼相看，“你……你贵姓？”他这才想起问问对方姓氏，并且把不够礼貌的“你”换成“您”。

“敝姓韩。”客人欠了欠身。

“韩先生。”侦缉队长用个尊称，但财大气粗，居高临下的态度并没有多少改变，“你看看房，还是先听听价儿？”

“不必看了，”客人却说：“府上的房子，早在您住这儿之前，我就曾来过的，现在既然您在乔迁，我也就正好要买下了，只听您说个数目……”

侦缉队长不由得暗暗吃了一惊，这个人早就相中了这地方，不看就买，好痛快！这无论对买主儿还是卖主儿，都抬高了地位！侦缉队长心里高兴，看来这房子确实是好啊！如果不是那个“声音”在他心里闹腾，没准儿这会儿就不舍得卖了，可是，非卖不行，他无论如何也要躲开这个鬼地方。能遇见这么个真心想买的主儿决不能放过！他在心里把原来想好的价钱又加两成，才说：“跟痛快人打交道，咱不来虚的，你给一万袁大头吧！”

他观察着对方能不能接受这个数目，并且准备讨价还价。

没想到对方二话没说，回答得爽快，只有一个字：“成”。

侦缉队长又是一愣，想再抬价，已是不可能了，灵机一动，又补充说：“可有一条，韩先生，我卖的只是房子，二道门里的那个木头影壁，可没打在里头，我得搬走！”

“这……影壁也是房子的一部分嘛，”买主儿沉吟着说：“我买这房，也买这影壁，价钱可以商量。”

“那您就再出两千！”侦缉队长摸透了对方的心理，自然就不客气了。。

“成”买主儿一言为定。“您就准备乔迁吧！”

买卖说成就成了，侦缉队长没料到会这么快。“您得等我搬利落了再搬进来，”他担心买主儿半截儿发觉了他的秘密而卦，“您不也得准备准备钱吗？”

“等几天倒是不碍事，您尽可从容，”买主儿说，“钱嘛，您现在就可以派人跟我到柜上去取一万，算是订钱吧，余下的两千，等您搬完了，再清帐，您以为如何？”

侦缉队长简直被惊呆了，谁见过这买主儿？他说出个价儿来，人这一个子儿还不还嘴，当天就给一万，买卖行里哪儿有过这样的先例？预付三成的订钱的就说得过去了！这个人……他有多少钱？他是谁啊？”

“您贵姓？慌忙中他又重复了前面已经问过的话。

“敝下姓韩。”

“请问台甫……”

“韩子奇”。

“哎呀！”侦缉队长听到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不禁惊叫起来，“您就是奇珍斋的韩老板？久仰，久仰！怪不得……”他并没说出怪不得什么，双方却都心里明

白，哈哈一笑，接着说：“这房子归于您手，真是货卖识家了！”

货卖识家，这对于买卖双方都有一种荣誉感，成交之后，皆大欢喜。

侦缉队长心中窃喜总算是“玉魔”的队魂甩出去了，至于这位韩老板今后怎么备受惊扰，他就不管了。

韩子奇暗自庆幸终于把这位瘟神侦缉队长请走，他倾心已久的“博雅”宅得其所哉。

不日，房子腾空，“博雅”宅便成了奇珍斋主的府第。

韩子奇的奇珍斋，当时已是名满京华，提起“奇珍斋”三字，犹如提起“同仁堂”、“内联升”、“瑞蚨祥”……，不知道的人，只能怪自己孤陋寡闻了，所不同的是，奇珍斋不是经营丸散膏丹、布匹鞋帽、煎炒爆烤，它的货物，是与衣食住行毫不相干而又引人瞩目的古玩玉器，珠宝钻翠，位于正阳门外大街路西、大栅栏以北的廊房二条，这一带，如果追溯到元大都时期，并不是繁华闹市，那时的米市，面市，鸡鸭市，缎子市、帽子市、铁器市、金银珠宝市都集中在北城。明代以后，商业中心南移到了正阳门内的棋盘等一带，永乐初年，官方在西门建立店铺，称为“廊房”，分三等租给客商，资金雄厚的便选为“廊头”，廊房头条、二条便大大繁盛，超过了前朝，“京师之精华尽在于此，热闹繁华亦莫过于此”店铺林立，摊位满街，四方客商云集，日夜游人如织，所谓“东贵西富，南城禽鱼花鸟，中城珠玉锦绣的”的“中城”便是指前门外一带繁华的商业中心，而锦绣之中闪闪发光的珠玉，则是集中在廊房头条、二条的古玩玉器行业，那是三百六十行中的奇葩，世间商品中珍宝，“金银有价玉无价”这是尽人皆知的，先秦的和氏之璧价值十五座城池；南北朝时东昏侯赐给爱妃的一只琥珀珮，价值一百七十万元，代大德年间的一粒红宝石，价值十四五锭，清代慈禧太后的翡翠西瓜曾估价五百万两……，与这些相比，奇珍斋老板韩子奇用一万块袁大头买一座房子，龙就不必令人哑舌了，丢下这一枚石子，并没有试出他的水深水浅！

韩大奇的奇珍斋，是消逝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

千年古都，古都千年，也是一部玉的历史。它曾经集中了多少珍宝，养育了多少巧匠，创造了多少奇迹，北海团城承光殿前的“溟山大玉海”，已见元大都玉器行业的端倪，这件大玉海，原在琼岛广寒殿中，是元世祖忽必烈大宴群臣时的贮酒器，以大块整玉雕成，沉雄厚大，气势磅礴，重三千五百斤，可贮酒三十余担世所罕见的巨型玉器和艺术珍品，历时十五年雕琢而成，从金至元，跨了两个朝代！明代官府的御用监广召人进京，琢玉行业日趋繁荣，到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已达鼎盛，并且进行明确分工，琢玉、碾玉、抛光都有专门的作坊，日夜为皇室官府赶制玩物、饰物和日用品，凡瓶、炉、卣、鼎、觚，首饰、车饰、马饰，餐具、酒具，等等无所不包，还不如意馆设雕玉作，专为玉玺，玉册刻字，清朝末年，内忧外患，玉器行业趋于消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日本经济复苏，对工艺品的需求刺激了北京的玉器生产，形成了自十八世纪末叶开始的玉器出口贸易的高潮时期，到了民国初期，北京的珠宝石店已有四十余家，琢磨玉石的作坊三十余家，古玩铺百余家，在崇文门外的花市一带和前门外廊房二条、三条、炭儿胡同。羊肉胡同，终日不绝于耳的是“沙沙”的磨玉之声，玉器行手艺人已达六千之余！比较著名的作坊有：崇文门外的宝珍斋，东四牌楼的德宝斋、羊市大街的富润，廊房二条的魁星斋，随之又崛起义珍荣，天珍斋，济兴成等等，那时的奇珍斋还在惨淡经营，名声甚微，根本无力跻身于强者之列，只在廊房二条开一个小小的“连家铺”，前面两间门脸儿，算是作坊，后头连着几间房屋，全家居住，因为店小，虽有一块自“玉魔”老人题的大匾，却一直没在门前悬挂，除了有生意来往的行里人，一般人只当这里是普通住家。

其实，当时的奇珍斋主梁亦清，却是一名琢玉高手，瓶炉怀盎、花鸟鱼虫、刀马人物、亭台楼阁、舟车山水，无一不精，寻常一块璞料，他能一眼看穿藏于其中的玉质优劣；剖开之后，因材施教，随形而琢，每每化腐朽为神奇，但梁亦清虽然手艺高强，却秉性木讷，不擅言辞，又无文化，没有本事应付生意场中的交际和争斗倾轧，足不出户，只会埋头做活儿。他的产品，供应各家古玩玉器商店，更通过“汇远斋”的蒲老板批量远销海外，都卖了好价钱，他却只从订户手中收取预订的价钱，任凭人家的靠他的手艺赚钱，也不抱怨，安贫守摊，本小利薄，靠两只手不停地做，维持一家人生计，多年来奇珍斋并无发展，梁亦清年过四十，膝下无子，妻子白氏给他生了两个女儿，这两个女儿，都随着白氏的模样儿，一个比一个标致，肌肪白润，像是用羊脂玉雕成的，长女名叫君璧，次女名冰玉。都是十分贴切的好名字，都是梁亦清请那位学富五年又嗜好古玩玉器、住在“博雅”宅中的老先生给起的，梁亦清和白氏为喊着宁便，平时便呼作“璧儿”，“玉儿”视为两颗掌上明珠，璧儿和玉儿相差八岁，小的还在距蹒跚学步，大的就已经能帮助白氏持家了。洒扫庭除、铺床叠被、缝缝补补、洗衣做饭，都是一把好手，璧儿还不比母亲白氏更胜一筹，天资聪颖，长于心计，家里的内外开支，都比母亲还有数，虽不识字，却全凭心算，安排得井井有条，刚刚才十二三岁，就顶替母亲大半，几乎是梁亦清的小小“帐房”。有时梁亦清前面的活忙不过来，璧儿便打下下手，待客、收款、送货，甚至帮父亲做一些破料、量材等等简单的活儿，梁亦清却从不让她上“水凳儿”一则是因为这琢玉的苦活儿原不是女孩子子得了的，二则是手艺人向来“传儿不传女”，女儿学会了手艺，归根结底是人家的，眼看着奇珍斋后继无人，梁亦清常常不当着璧儿的面向妻子感叹：“唉，可惜是个女儿，要是个儿子……”

下半句话不说了，妻子白氏这时就怀着深深的愧意低下头去，似乎还不甘心：“为主的慈悯……”相信真主早晚还会赐给她一个儿子，虽然是自己已经过了生育年龄。

梁亦清一家，是笃信真主的穆斯林，在偌大的京城，回回民族的子孙只占人口的极少数，玉器行业当中就更少了，这也许就是梁亦清之所以深居简出、与世无争，以一种与生俱来的防御心理把自己封闭起来的原因吧？

民国八年，刚刚入夏，廊房二条街口已经响起应时的鲜果、小吃的叫卖声：“……供佛的咬桑葚来！”“大樱桃来！”“好蒲子，好艾子，江米儿的、小枣儿的，凉凉儿的粽子来……”

璧儿领着玉儿，闻声从奇珍斋出来，就去追卖樱桃的车子。那小小的独轮车上，搁着柳条大筐箩，垫满樱桃，旁边摆着一罐清冽冽的井水，卖樱桃的汉子一面吆喝“大樱桃啦”！一面把水洒在珠圆玉润的樱桃的汉子便拿起一只小小的白瓷茶盅，盛起两盅樱桃，倒在绿茸茸的鲜荷叶上，璧儿接过来，却不急于品尝，领着馋馋的玉儿，回了家。

梁亦清正在埋头做活儿，璧儿在他身后轻轻地喊了声：“爸歇会儿，尝尝鲜吧？”梁亦清头也没回，只说：“那些汉人吃的，可不能买！”

“樱桃，这是樱桃啊，爸，您吃几个解解渴！”

梁亦清停下手里的活儿，回过头来看看，那托在荷叶上的樱桃，像是盛在翠盘里的玛瑙，就说：“嗯，好看，赶明儿我就照这样做一件儿！”

旁边的玉儿早就馋涎欲滴，父亲不动手，却不愿先尝，梁亦清怜爱地笑笑：“我瞧瞧就成了，你们吃去吧！”

两个女儿这才伸出玉笋似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拈起樱桃，送到嘴边，噙着那甜甜的、酸酸的、凉凉的美味，梁亦清望着那两张玉盘似面庞，缀着樱桃的鲜红一点，心中又是一幅图画，全身的疲劳的都消除了，转过身去，继续他那艰难而又漫长的琢磨。

他做活儿的手工磨床，叫做“水凳儿”说来极其简单，只是四条腿支起来的一张“凳面儿”一边装着转轴，带着磨玉用的“坨子”——砂轮形状的刀具，一边挖着注醋，盛着磨玉用的金刚砂，注槽头上开一小口，下面三角形的支架上托着一只不盆，梁亦清做活儿时坐在一只机凳上，双脚踏动水凳儿下面的踏板，带动凳面儿上的横轴，那坨子便转动起来，他左手托着玉件儿，凑在坨子锋利的边缘琢磨，右手不停地蘸起金刚砂，抹在坨子与玉件儿之间，为了降低摩擦的温度，需要不断加水，“水凳儿”之名便由此而来，工具虽然简陋，工艺却十分复杂，一个玉件儿，从粗主磨到细磨，要不断更换各种型号的坨子，逐渐递进细腻的程度，‘活儿’形态各异，方圆不一，凸凸凹凹，都靠艺人的手上功夫，操作起来，手忙脚乱，却必须全神贯注，一丝不苟，两只眼睛像被磁石吸住，一颗心像被无形的绳子吊住，以至于连呼吸都极轻轻缓极均匀，了无声息：“沙沙”的磨玉声掩盖了一切，融汇了一切，做起活儿来就把人间万事万物统统忘记了。

这些日子，偏偏北京城很不平静，三千多名学生跑到天安门广场集会、游行，还放火烧了赵家楼，又把章宗祥打了一顿，前几天“博雅”宅的老先生来看玉，愤愤不平的说起这事，说是中去参加巴黎的和平会议，要求取消袁世凯跟外国人签订的“二十一条”，收回青岛，堂的“战胜国”的这个要求却被拒绝，才酿成无人”的感慨，梁亦清听得似懂非懂，他只会治玉，哪会治国？也无法安慰先生，只闷闷地谈了一阵子玉，玉的行情起落，关系到他的身家性命，关系到奇珍斋的存亡……

现在，梁亦清上了凳儿，便把一切烦恼抛在脑后，心中只有玉了。

外面忽然有叩门声。

梁亦清手不停工，吩咐壁儿去开门，反正他知道不管是老主顾上门取活上或是送款，壁儿都是认得的。

壁儿打开了外间的大门之后，进来的却是两个陌生人，一老一少，老的年约六十开外，”高大魁伟，面如古铜，广额高鼻，一双深陷的眼睛炯炯有神，颌下蓄着一部银白的长须，头上缠着白色的“泰斯台，”身穿一件不蓝不灰的旧长衫，赤脚穿一双草鞋；少的是个男童十多岁的样子，个头儿不高，面色黧黑，眉目清秀，剃光头，穿一身不辨颜色的旧布衫裤，袖口，膝盖打着补丁，这两位陌生客，一副流浪汉的架势，壁儿一愣，不知怎么打发“哦”了一声，回头说：“爸，您来！”

梁亦清放下活儿，起身走出里间，抬头一看，也觉得愕然，这一老一少，他也并不认得。

这时，那老者朝他微微躬身，右手抚胸，道了一声：“按赛俩目而来坤！”

梁亦清一惊，慌忙答礼，也是右手抚胸，微微躬身：“吾而来坤闷赛俩目！”

他们说的是什么？对于穆斯林来说：“这是完全不必翻译的，前者是：“求真主赐给您安宁！”后者是：“求真主也赐安宁给您！”这是穆斯林见面时的相互祝福，表示具有共同的血统和信仰，这是全世界穆斯林的共同语言，无论他们走到天涯海角，都能凭借这熟悉的声音找到自己的同胞。

当时，一股温暖的电流传遍梁亦清的全身：“噢，朵斯提，请坐，您请坐！赶快招呼客人在外间八仙桌旁的椅子上落坐，又吩咐壁儿给客人沏茶，他所说“朵斯提”，其含义也只有和他有着共同信仰的人才明白，那就是“朋友”、“同胞”、“兄弟”，一切穆斯林，四海之内皆兄弟，在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有包括回族在内的十个民族，回回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他们基本上使用汉语和汉字，但是其中经常夹杂某些不肯割舍的阿拉伯语中波斯语词汇，使“朵斯提”们听来无比亲切。

壁儿捧上两盏盖碗醇茶，两位客人一饮而尽，那老者说：“行路的人，也只是为了讨碗水喝，才贸然打扰，刚才看见贵府的门楣上有‘经字塔阿’，就知道必是朵斯提了！”

梁亦清心里又是热乎乎的，这两位客人虽纯属路过，和他的生意毫不相干，那

信赖之情却让他感动，他在这条街住了好些年头了，还从未想到应该为过路的穆斯林提尽一尽责任，哪怕是一碗水呢！

“先睡这贵是做什么生意的？”老者问。

梁亦清答道：“小店是个玉器作，我没有别的能耐，只靠这家传的手艺……”

“啊，您是穆斯林的明珠！”老者欣然说：“穆斯林和美珍玉宝有缘啊！和阗玉出在新疆，绿松石产于波斯，猫眼石源于锡兰，夜明珠来自叙利亚……”

梁亦清大惊：“老先生原来是赏玉名家，有这样的学问！”

老者笑道：“过奖，我只是读过几卷旧书，寻章摘句；又一路云游，道听途说而已，让先生见笑了！”

“您……这是从哪儿来？”

“远了。”老者说，“从福建泉州来，经府过县，晓行夜来，算来也有五六十年头了。”

“噢！”梁亦清心中不觉升起了一种对徒步苦行人的怜惜，“您到北京来，是投亲啊，是访友啊？”

“倒也不是，说来话长了，”老者又喝着续上的茶，眯上那双深邃清亮的眼睛，仿佛脑海追溯久远的往事，片刻，忽然问道：“您听说过筛海·革哇默定的名字吗？”

“听老人说过，那是在……在……”梁亦清深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惭愧，脸都有些红了，他只知道“筛海”是阿訇中极高的品级，也恍惚记得，“革哇默定”，这个名字，却说不清具体年代了。

“是在大宋真宗至道二年，也就是伊斯兰历二百九十五的，西历九百九十六年，筛海·革哇默定从西域来到中国”老者缓缓他说，他丝毫没有嘲笑梁亦清的意思，因为这年代也实在是过于久远了，“他有三个儿子，长子叫赛德鲁定，次子叫那速鲁定，三子叫撒阿都定，都是饱学之士。大宋真宗皇帝极为赏识，御赐官爵却都坚辞不受，皇帝便授他们为清真寺掌教，长兄远出传教，不知所终，三弟三弟奉教在燕建清真寺，一在东郭，二在南郊，南郊之寺，也就是今天的街清真寺了……”

“噢！”梁亦清好似伴随老者经过了近千年的历史跋涉，听到这里才轻轻如彻如悟的“噢”了一声，仿佛周身的血管长久都是堵塞的，如今才得舒畅，浑浑噩噩地过了半世，却不知道祖上留下怎么样的轨迹。

其实，如果追溯中国穆斯林的渊源，比老者所说的筛海·革哇默定的到来，还要更早，大唐高宗永徽元年，即西历六百五十一年，阿拉伯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便曾派出使节到达长安，朝见了中国皇帝，但这还不是穆斯林最早的足迹，因为早此一年，泉州就有一块墓碑上用阿拉伯文刻着：“这是候赛因·本·穆罕默德·色拉退之墓，真主赐福他，亡于伊斯兰历二十九年三月，（即西历六百五十年，从那以后，“西域”的穆斯林由于种种的机缘来到中国，并且居留下来，繁衍了世世代代的子孙，逐渐形成了“回回”民族。而筛海·革哇默定来华和牛街清真寺建立的年代，由于历史的疏漏，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老者的依据，只是凭寺中现存碑文的记载而流传的说法，但宋真宗并没有“至道”年号，而且自从石敬瑭让燕云十六州给了契丹之后，燕京已不属中原管辖，与其说牛街寺建于宋，不如说建于辽更为妥当……但牛寺殿后高起的穹庐角亭，则又是宋代风格，这祖先遗留的扑朔迷离的踪迹，一直在吸引后世子孙作种种猜测，原非从未读过书的琢玉艺人梁玉清也能弄明白的，老者所说的一切，他都只是第一次领教，便也只有惊叹和神往了。

“那远出传教，不知所终的赛德鲁定，近千年来被人忘却了，”老者说到这里，发出一声感叹，“岂不知，他也有后人啊，我就是他的第二十五代嫡亲长孙——吐罗耶定！”

梁亦清只觉得砰震响了一声惊雷，不禁离座站了起来，“啊！筛海，筛海……”

就像到了神灵，他不知所措了，只是兴奋，只是敬仰。

“我不是筛海，和您一样，只是一个普通的穆民啊！”吐罗耶定依然缓缓他说：“这些年来，云游四方，遍览古寺，上海的小桃园寺，南京的净觉寺，西安的清修寺，开封的东大寺，济南的南大寺，济宁的临清大寺，沧州大寺，泊镇大寺，天津的南大寺、北大寺，最后来到北京……”

吐罗耶定一口气说出这一大串寺名，像星斗一样撒满了大半个中国，全是他足迹所到之处，听得梁亦清目瞪口呆！他们说话的时候，随同吐罗耶定来的那个男孩，把壁儿递给他那碗茶，喝了又续，续了又喝，总共喝了七八碗，可见渴得可以，壁儿看见父亲那么尊敬吐罗耶定老头，自然也不敢怠慢这个男孩，便耐着性子一次又一次地给他续水，心里暗暗发笑。那男孩望着亭亭玉立、肌肤如雪的壁儿，怯生生地连话也不敢说，再望着老成持重的梁亦清，心里充满了敬畏，大人说话，他更不敢插嘴。喝足了水，就愣愣地坐在靠墙的机凳上，看着桌上、柜上摆着那一些玉件儿，老半天才移动一下位置，嘴里发出无声的赞叹，奇珍斋，对他来说，是偶然闯进了一个全无所知的天地，一个新奇、神秘的世界，他看得呆了。

“你们爷俩走了那么多地方！这孩子是您的孙子？”梁亦清瞟了瞟这个男孩，问吐罗耶定。

吐罗耶定笑笑说：“不，真主没有赐给我子孙，这是我一道云游的朋友，无父无母的那梯目（孤儿），经名易卜拉欣。”

易卜拉欣猛然听到他的名字，从入迷的玉雕奇观中被惊醒，回过头望着吐罗耶定：“爸爸，您叫我？”

这一回头，梁亦清才仔仔细细看了看那么张脸，这孩子虽然衣衫破旧，却是一副好相貌：圆圆的脸盘儿，尖下颏儿，鼻直口方，宽宽的额头，两道乌黑的眉毛，眉头微微发蹙，像是时时在琢磨什么，眉毛下面，眼窝深陷，嵌着一对清亮聪慧的眼睛，梁亦清心说：“好眼！一看就像回回眼睛！有能耐的眼睛！他想起自己也在这么大时，跟父亲学手艺，父亲说：“清儿，凭你这双眼睛，不用说出口来，朝那孩子笑笑，替吐罗耶定说：“易卜拉欣，爸爸没叫你，爸爸跟我说话儿呢，你瞅吧，到跟前儿瞅去吧！”又转过脸来，问吐罗耶定：“爸爸带着孩子，从北京还要回福建吗？”

他不知不觉地随着易卜拉欣叫“爸爸”，在穆斯林的语言中，“爸爸”本来是对老者、学才的尊称，梁亦清以此称呼吐罗耶定，便两种意思兼而有之了。

“不，泉州无家无室，我的方向是克尔白！”吐罗耶定捋着长髯说。

“克尔白！您云游克尔白？”梁亦清又看着实实在在地吃了一惊。克尔白是穆斯林尊贵的天房，远在阿拉伯的圣地麦加，全世界的穆斯林一日五次的礼拜都朝那个方向；每一个穆斯林一生之中，如果条件许可应该前往克尔白朝觐一次，每年的伊斯兰历十二月上旬，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远离家乡，成群结队，有的步行，有的骑乘，有的沿途经商，有一路乞讨，奔向日夜思慕的麦加，虔诚受戒，脱下衣服，又白布遮身，环绕天房克尔白，亲吻“天手”黑石，人们如醉如痴，泪流满面，从此获得了安拉的眷顾，求得了死后进入天园的门票。这是穆斯林最崇高的愿望，真正的归宿，无上的光荣！可是，克尔白远在天边啊！梁亦清这个小手艺人的小经营的手艺人连想都没想过的事，分文不名的流浪吐罗耶定竟然敢去做，而且还带着个没有成年的孩子！”“这孩子也跟您一块儿去吗？”他问。

“当然。易卜拉欣和同往！”吐罗耶定坦然地说：“没有他作伴，我也许跨不过那千山万水。就倒毙途中了！求真主慈悯，让我们平安到达天房，如果我寿数不够，有易卜拉欣总不会半途而废，他还年轻，一定会走到！”

梁亦清问这位胸怀伟大抱负的长者吐罗耶定和有志少年易卜拉欣投去崇敬的目光，如同当年的佛教信徒遇见前往西天取经的东土大唐高僧玄奘师徒——这是一